

鳴芝聲為東華粵劇晚會獻藝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湯艾加報道：「東華三院慈善粵劇晚會」將於五月五至六日在新光戲院大劇場舉行，為「東華三院檔案及歷史文化基金」籌募經費。晚會獲鳴芝聲劇團支持參與，上演粵劇《福星高照》及《洛神》兩個劇目。

記者招待會昨日下午於東華醫院舉行，東華三院主席馬陳家歡、籌委會主席暨東華三院總理鄧明慧，鳴芝聲劇團劉金耀夫人、團長劉綱英、台柱蓋鳴暉、吳美英等出席。席間，眾人呼籲各界支持善舉。

今屆安排學生參演

鄧明慧在台上說：「為鼓勵東華屬校學生多元發展，今屆晚會其中一項特色是，安排三位同學參與首場演出的《福星高照》，參與者

▲蓋鳴暉（中）及吳美英（右二）與三位獲選演出的學生合照
東華三院供圖

從屬校學生中甄選出來。」

東華三院成立至今已一百四十六年，肩負文化保育責任，注重歷史文化傳承。為加強整理、修復、研究以及開發東華三院、香港、近代中國及華人歷史，於早前開辦了「東華三院何超超檔案及文物中心」以及設立「珍藏·分享——東華三院文物館檔案」網站。而「慈善粵劇晚會」是該院其中一個傳統籌款活動。

鳴芝聲劇團參與東華三院慈善粵劇晚會已有二十二年。在記者會來到尾聲之前，東華三院文物館從檔案中將鳴芝聲劇團第一年為該院首演的晚會場刊封面製作成紀念相架，送予劇團留念。

冀善款較去年多

馬陳家歡與鄧明慧於記者會後接受大公報



▲慈善粵劇晚會海報 東華三院供圖

記者專訪時表示，去年的晚會籌得約三百萬元善款，希望今年會籌得更多。東華三院下一步將計劃建立黃大仙青少年中心，希望以這個平台支持青少年的藝術發展。

此外，為支持及鼓勵年輕人創作，東華三院購買來自東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心「藝聚畫社」的陳詩敏其中兩幅作品的版權，用於製作具有紀念意義的領帶及絲巾，贈予董事局成員及高級職員。

慈善粵劇晚會的門票即日起於新光戲院大劇場、購票通及通利琴行售票處發售，售票網址：www.cityline.com，或致電二一五一五三三三。

當戲劇遇上音樂，便促使戲劇效果與本來抽象的音樂產生化學作用，然後可以變得更富感染力，長久以來都吸引了萬千樂迷。中國有戲曲，西洋文化則有神劇和歌劇，筆者在本屆香港藝術節就欣賞了其中兩場音樂會，分別是三月五日的聖馬太受難曲和三月八日的涅翠柯與伊瓦佐夫的演唱會，兩場音樂會都展現了戲劇與音樂結合的魅力。

西南風

►女高音涅翠柯
Dario Acosta攝



►德國萊比錫布業大廳樂團及萊比錫聖多馬合唱團在文化中心音樂廳演出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供圖



樂韻與劇力令觀眾迷醉

巴赫的聖馬太受難曲由德國的萊比錫聖多馬合唱團與萊比錫布業大廳樂團演出，巴赫在一七二三年起至一七五〇年逝世這二十多年就是擔任萊比錫教堂音樂總監，這次在港演出的團體和作曲家的曲目，是十分地道的呈獻。談到受難曲這體裁本是起源於中世紀敘述耶穌受難的教堂音樂，發展到十七、八世紀亦多加入了神劇的形式。

萊比錫樂團合唱團獻藝

神劇是以宗教故事為背景，早期的形式其實與歌劇相若，後來的發展就只保留音樂的形式如序曲、宣敘調、詠嘆調、合唱等而省卻了服裝、布景和演戲的部分，以純演唱、演奏來表達劇目和其情節發展。

至於巴赫創作的受難曲和教堂音樂都繼承、延續基督教（新教）發源地萊比錫教堂的音樂傳統，例如加入了當時信眾熟悉的會眾聖詩。巴赫曾創作了多部不同的受難曲，可惜其中路加、馬可等都已散佚，只存有聖約翰和聖馬太，聖馬太更是巴赫很重視的一部，並作出多次修訂和擴展至龐大的規模，組織嚴謹縝密反映出巴赫的宗教熱誠、神學訓練並以創作樂曲及其演出作為實踐宗教教育的抱負。

除了馬太福音書的經文外，巴赫也採用詩人亨里奇的文本作為深度的反思，在多段獨唱和合唱段落發揮，樂曲的編制用了兩個合唱團及兩個樂團，是晚演出合唱團和樂團也一分為二，時分時合來作出繁與簡的對比，是晚演出合唱團和樂團整體在音色和場景的敘述描畫都表現出劇力，開場的大合唱況

重的低音之上泛起層層疊疊的信息，先是錫安的姑娘為耶穌受難而悲傷，又有另一層次之冷漠無知的人群在詢問「是誰？為何？為什麼？在哪裏？」第三層次則是用會眾詩歌《神的羔羊》來訴說著。

施瓦茨把握細緻繁複層次

擔任指揮的施瓦茨能夠把握細緻繁複的結構層次，風格和演繹值得讚賞。

除了合唱和樂團外，有多位獨唱者擔綱不同的角色，男高音布隆斯擔任傳道者角色，雖然他只用宣敘調（即是模仿說話節奏，半唱半誦來敘述和宣告故事的形式情節），效果卻十分生動，抑揚頓挫，情緒集中，使他的唱誦變得很有說服力；擔任耶穌一角的男低音哈格的演繹就略為欠缺神采和投入感；男低音布殊的表現力也是稍遜，當中詠嘆調《我甘願接受十字架的苦杯》一段的感染力尚嫌不足；另外一個男高音匹茲奧德的聲線尚算中規中矩；女高音魯賓斯表現也不俗，唱詠嘆調《我要把我的心奉獻給你》能唱出抒情的味道；整個獨唱團隊最突出是女低音賈普依，音色醇厚自然，投入和感染力很優秀，詠嘆調《懺悔與自責》，刻畫細緻令人動容，整晚演出每一次的演唱或二重唱等都是那麼扣人心弦，印象深刻。聖馬太受難曲整晚的演出可以說是很值得欣賞。

至於三月八日的演唱會就更不容錯過了，涅翠柯和伊瓦佐夫的演唱會是由香港管弦樂團伴奏並由比雅米尼擔任指揮，來自意大利的比雅米尼有豐富意大利歌劇演出的經驗

，音樂會開始先奏威爾第《命運之力》序曲，氣勢與柔情的表現兩方面都相當不俗，銅管、木管、弦樂音色對比和氣氛營造等都具吸引力。

女高音涅翠柯亞洲首演

接着就是音樂會焦點人物出場，來自俄



▲德國萊比錫聖多馬合唱團與萊比錫布業大廳樂團在演出中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供圖

羅斯的著名女高音涅翠柯一踏進舞台已經迎來粉絲的喝采聲，知道這場音樂會是涅翠柯亞洲的首演，門票火速爆滿，樂迷必定十分期待這次演唱會了。整晚的節目圍繞着浪漫時期的意法歌劇選段，浪漫時期是歌劇發展史黃金時代的頂峰，劇目和作曲人才的鼎盛令人目不暇給，歌劇的唱段、配器法等都把劇中人物的愛恨情仇、心路歷程等深刻地描繪，甚至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也可以說是文學、戲劇與音樂長期交流、磨合後擦出的火花。

涅翠柯演唱第一首唱段是意大利歌劇作曲家齊里亞的〈我是造物主謙卑的侍女〉是選自歌劇《阿德裡安娜·萊科美露爾》。齊里亞偶爾被稱為一部歌劇的作曲家，也是說作曲家的成就主要是靠一部歌劇而已，筆者認為作曲家那怕只有一部歌劇或一首作品成為永久保留曲目，已經殊不簡單了，這其實是一箭定江山，當聽眾欣賞過涅翠柯演唱這著名的詠嘆調後自當會領略到藝術的力量和境界何等之高深。樂聲響起一段短短的管弦樂引子後，女高音唱出「且看，我快不能呼吸……」這句無伴奏的旋律，氣息和力度控制，樂音的震盪令人屏息，往後的唱詞「我是造物主謙卑的侍女，祂賜給我言辭，讓我打動人心。」感染力強大，就如歌詞所說的一樣，使人的心溶化了，涅翠柯果真是當今頂尖兒的歌唱家，整晚的演出都是很高的水平，包括威爾第《遊吟詩人》之〈靜夜裏萬籟無聲——此心不能言表〉，普契尼《蝴蝶夫人》（晴朗的一天）、《佳尼·斯基基》之〈我親愛的爸爸〉等，

是晚的演出，獨唱的部分都是女高音與男高音相間的。

男高音伊瓦佐夫功架佳

涅翠柯唱完第一首詠嘆調後便是她的新婚夫婦男高音伊瓦佐夫的演唱，伊瓦佐夫聲音雄渾有力，演唱第一首歌曲齊里亞《阿萊城的姑娘》之〈尋常牧人的故事〉已見其功架非凡，往後每一首詠嘆調，包括威爾第《遊吟詩人》之〈啊，親愛的戀人〉，馬斯奈《維特》之〈春天的微風，為何弄醒我？〉，到了普契尼的《托斯卡》之〈星星原應閃耀〉，氣息、音色、力度的變化愈見奔放自如，〈星星原應閃耀〉情緒集中投入，聽到人們心弦震盪。涅翠柯和伊瓦佐夫都有多段的二重唱，威爾第《奧賽羅》之〈夜已深沉〉，普契尼《波希米亞生涯》之〈啊，可愛的姑娘〉等都是那麼揮灑自如。

到了安哥的環境，先是涅翠柯唱卡爾曼的《吉卜賽公主》之〈嘿啊，這些山是我的故鄉〉，她唱出了婀娜多姿的吉卜賽風格；伊瓦佐夫唱的普契尼《杜蘭朵》之〈公主徹夜未眠〉就真不得了，氣息、聲線的運用，高潮的營造精彩絕倫，最末的一句「我將贏（得你的心）」，每個高音一個接一個到了最後頂峰，力量強大，令全場觀眾拍案叫絕。

兩位獨唱家最後以威爾第《茶花女》之〈祝酒歌〉二重唱盡訴衷情，氣氛歡愉，前奏、間奏觀眾加入擊掌拍和，打成一片，歌唱家、樂團、觀眾想必都感到樂而忘返了。

《「舞」可能》回顧舞者歲月

【大公報訊】本地舞蹈團體「多空間」的聯合創辦人馬才和與嚴明然，將展現由他們編排及演出的《「舞」可能》系列的第五個作品《一〇一》。今次演出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將於四月二十三及二十四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劇場舉行。

馬才和及嚴明然兩人均已年過五十，二人年齡加起來剛好是一百零一歲。為此，他們計劃回顧及整理其舞蹈生涯中的重要片段，並邀請數十位在他們生命曾經留下痕跡及影響的人物在創作過程之中接受訪談，進行交流，他們均直接或間接影響了這部作品的產生。

《「舞」可能》系列是馬才和及嚴明然在透過舞蹈反映他們對生命反思的過程當中，衍生出的一系列創作。從一九九九年，起，《「舞」可能》已經演出四個作品系列，包括：《「舞」可能壹》、《「舞」可能貳——黑暗



▲馬才和(右)及嚴明然合作無間

「多空間」供圖，張志偉攝
角落》、《「舞」可能叁——這是一個舞蹈表演》及《「舞」可能肆——馬才和的舞蹈展覽一及二》。

第五個作品《一〇一》門票現於城市售票網發售：www.urbtix.hk。欲了解詳情可瀏覽網頁：www.y-space.org。